# 滬戰中的日獄

著日浴李 刊社光國州神海上

24.

# 《滬戰中的日獄》

### 李浴日

上海神州國光社 1932 年

### 目 次

序一 / 序二

一、一二八之夜 四、奔回寄宿舍

七、終於被擄了十、換監一拘留所

十三、大開殺界

十六、大炮的威 十九、日本的國恥

二十二、倭奴的詭譎

二、初次搜查 五、再次搜查

八、入獄之初

十一、毆辱備至 十四、野蠻大王

十七、「家變更」

二十、病魔與蝨子

二十三、脫了牢籠

三、逃入C商店

六、火與水

九、無微不至的重審

十二、饑寒交迫 十五、獄中也體操

十八、一個英勇的囚徒

二十一、前狼後虎

# 序一

他能囚你的身,

不能囚你的心。

他能縛你的手,

不能縛你的口。

他能折你的膝,

不能折你的筆。

你歸來了,

你帶了血和淚歸來,

你帶了四川路的秘密歸來,

他們捉了你這個囚徒,

反是他們極大的損失。

胡懷琛<sup>①</sup>作 一九三二,五,卅。

<sup>®</sup> 胡懷琛(1886~1938),原名有懷,字季仁,後改寄塵。胡朴安之弟,涇縣溪頭村人。南社成員,民國著名學者、報人、詩人。

### 序二

這次,各位朋友都以為我死了——日兵是那樣的兇殘,炮火 是那樣的猛烈。不然,為什麼事變的三十多天中,絲毫得不到我 的消息(且登報徵求)?倘是逃往了別處,也應接到我的信。

焦急、歎息、悲哀充滿了他們的心房,有的竟至洒了許多苦 淚,尤其遠在南天的家人聞及,以至屢次在沉痛中斷了炊煙。

其實第一、二次如為日兵搜查(清華)所得,或轟進拘留所 裏的炮彈是開花的、燃燒的,那也早已逃不出他們的所料了。然 而事出奇特,在他們焦急到最高度時,在死神的千萬層包圍中, 我是生還了,焦頭爛額地生還了。使他們「狂喜」,使他們「狂 叫」。

為了酬答朋友與家人,為了激勵全國同胞及引起全世界人類的注意,我才寫這一小書。

它——這一小書如今是寫成了。因為腦力的衰敗,時間的有限,只得粗糙地、簡略寫成。關於監獄中的慘像,我所說及的只限於二月十二以後的,二月十二以前的更慘,可惜我沒有見到。但我也沒有因受了虐待,而說它一句不符事實的話。

胡懷琛先生為本書作序,特此致謝!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日
浴日識於上海

# 一、一二八之夜

天是這般的陰沉,風是如此的淒厲,病態的太陽西斜在四十度的時候,跨出上海日本語專修學校的大門,北四川路已是人滿了。人如怒潮般的洶湧,成千成萬的頭顱在攢動,嗡嗡的音浪,突然變成雷鳴般的。塵埃滾滾地從腳下沸起。街上好像罩著一層濃密的霧瘴,空氣的窒塞,幾同那熱霧彌漫的織布工廠。一種擁擠的情形,打破了北四川路史的紀錄。

他們有的扶老攜幼,有的肩挑手提,有的擠在包車上,有的 塞在汽車裏,形象不一而足,個個的神情是驚惶的,狼狽的,宛 如「喪家之狗,漏網之魚」。攘攘然向著租界湧進,爭先恐後的 把華界丟在後頭。從這點,更見「租界的天堂,華界的地獄。」

兩邊的鋪門,有的照常,有的關起,有的半開半閉:僅留一小縫在看熱鬧,不知他們曾起了什麼異樣的感覺。一面跑,一面看,在慎安坊口不期而遇著一位久別的 P 君,他指證這次南京政府如何如何的不敢抵抗,他推論這次戰爭如何如何的不會爆發,揮手指著那向租界奔避的人們嘲道:

# 「這是庸人自擾!」

好一個針鋒相對的評語,我也嘖嘖地共鳴。

同時,轔轔的兵車,一來一往的擠過人潮,不斷地放出悠長的警聲,像是奏著遠征的號角。車上的日兵,個個的槍上上了明晃晃的刺刀,有些擎起手槍,槍口對著行人的頭顱、胸膛、背脊。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想立即征服了、吞噬了這半殖民地的人民。

日本小學校站在我的面前了。校門疊起沙袋,守著頭戴青黃色鋼盔的衛兵,凶光四射,獰 氣逼人。校內架著一堆堆的步槍,累著一堆堆的子彈。街的一邊集著人群在昂頭偷視,無異雞之伺蛇。行行重行行,將近大日本海軍陸戰隊本部時,天已昏黑,四圍朦朧,隱約地望見那邊陳滿了鐵甲車、坦克車;呼喊聲、吆喝聲一陣陣的刺耳而來,整個宇宙幾為肅殺之氣所充滿,我便掉回後轉的大舵。

這種種都是暗示著只一過了「二十四小時」,大禍大患就要降臨了。凶虎毒龍就要張牙舞爪了,強者對弱者就要揭開盜匪的面具了。

雖然如此,但我以為我們的政府是「禮讓為國」的,絕不會抵抗,過去在東三省、天津、青島、福州、廈門、汕頭等處所表演的事實,即其鐵證。而且上海的金融資本又是它經濟的基礎、源泉,那更沒有抵抗的企圖、準備、可能。

因之,中日兩方這次「戰爭之酒」也絕不會熬煮出來。

所以我當時是很鎮定的, 認為沒有他避的必要。

吃了晚飯,回到原所——清華寄宿舍(在東寶興路口),聽見帳房處人堆裹發出一種「不怕不怕」的歡聲,走近一看,他們是圍著看《時報號外》。原來是晚該報關於此次事件的大意是說:——市政府接受日方四項要求,空氣已轉緩和,圓滿解決。雖然我是在憤慨,但是我的心田卻更鎮定了!避的意識也更逃跑得精光了。全宿舍的人們,個個的理智都為它所支配,空氣亦由緊張而趨於沉寂。

在房裏,放靜心頭,把大石龍基的《張學良行狀記》試譯完了《今日的學良》一節,掉頭望鐘,它好像主席樣站在臺上報告我已是十點五十分了。

「翢吧! | 睡神這樣命令著。

我睏了。但翻來覆去,總是目困不著。想起今天街上的情景,想起民族的生死關頭,想起一霎時,什麼思想的江流都奔到腦海來,正想奮力驅除之際,忽然「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 蓬蓬蓬蓬蓬蓬蓬蓬蓬蓬!」的槍聲破空而起,集成驚人的巨大的聲浪,擊破了上海和平的幕蓋,掀動了太平洋的驚濤駭浪,撕碎了《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國際盟章》。

全宿舍頓然陷入慌張的狀態,我好像觸著電流一樣,跳出床來,走下二樓。在近太平門之樓梯處,職員室裏,已是黑頭簇簇了。但還有酣睡者,賬房老闆驚慌地吩咐茶房去把寄宿的人一一從夢中打醒叫出,統共四十餘人。

電燈以報紙籠罩著,灑下淡黃的光波,映照到人們的面孔,個個的面孔更顯得慘淡、悽青。有的這說,有的那說,聲浪很低,令人辨不清音符。過了兩個鐘頭,我站起伸一伸懶腰,接著腳輕輕地爬回四樓,試從窗外向南一望:不料,那邊已是火神在跳躍了。火光燭天,在火光下,特別顯出那座教堂的巍峨壯麗。

隆隆的炮聲也在空中怒吼了。戰神的巨爪,抓遍了整個週遭。火的燃燒、鐵的表演,交相織成恐怖的魔網。浸在「平靜無事」的海上已久的我們,如今一陷此境,儼若迅雷不及掩耳,不由你不眉鎖神驚,不由你不心寒膽散。弄得大家當夜非獨不敢逃,而且不敢睡,面對面的坐著——坐在樓梯上,坐在樓板上。

罵《時報》的罵《時報》,罵政府的罵政府,罵武人的罵武人, 各在自己的生活史上著作這「一二八之夜」的一頁。

# 二、初次搜查

天是破曉了。日光藏匿,風雨交作,颯颯然,滴滴然。其聲 憤怒、憂愁、悲悽,像是哀憐我們的無辜被困,像是唾駡日寇的 無理野蠻!

街上的日兵,給風雨的侵襲,好像落水雞一樣。晴後,凡屬「島人」的住家商店,全掛起紅點白底的太陽旗,劃清彼此的界線,對面「料理」店(即茶館意)的東洋女郎——粉妝玉琢,花枝招展,憑欄在眺望,在哈哈笑;笑,你笑吧!這是你笑的黃金時代。

誰都知道,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是中國唯一的文化機關,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教育史上盡了浩大的使命,貢獻靡鮮的。不幸,這時就在日寇的飛機恐怖下犧牲了。圖書化作蝴蝶,到處飛舞,散佈天空,這是深深地給與人們一個最難忘而最悲痛的印象的!然而於此吾人不能不拜服日人的智慧。它不先覓別的炸毀,開始就炸毀此文化機關,它深明智識的重要,它很怕中國人的知識提高,它將使中國人的「智識亡國」!

事態會越趨險惡,不由你束手無方,問題火急似的催著人們 求解決。於是便發生了一種「出去」的主張,隨著發生的就是一 種「不能出去」的主張。

- (1) 出去的主張是以帳房老闆為代表的。
- (2) 不能出去的主張是以我們數人為代表的。

主張出去的理由:以為此地危險,也沒有東西吃(但有 米),必須到租界去。日兵總有點人道主義,不會槍殺行人。主 張不能出去的理由:以為(一)東西南北佈滿日兵,老靶子路的 鐵門也必已關,不能通行。(二)槍聲厚密有流彈光顧之虞。

(三)日兵不會來搜查的,縱來搜查,他雖野蠻,但我們無抵抗 的坐著,總不會加以非刑,故現在不能出去,唯有靜待機會。

兩方曾起了激烈的論戰,各不相下。下午二時,在帳房老闆的領導之下,是出去十餘人了,這十餘人臨去的時候,個個皆如驚弓之鳥,面容變成青白色,恐怕這就是他們的死神降臨前的徵 兆吧!

二時過去,三時來。三時過去,四時來。突然,擂鼓的搗門 聲便像風暴似的捲上樓來,分明的日兵是要來搜查了。嚇得大家 腳忙手亂,鳥奔鼠竄,有的躲到房裏去,有的躲到後門去,有的 躲到屋頂去,我呢?獨自躲到廁所裏去。

因我以為他來搜是暫時的,必不會在這裏大便。而且,他又 是生疏的異國人,也不會注意到廁所。

清華寄宿舍的總廁所是在三樓的,內設三個新式小便池,三 個新式大便間。每個大便間沒有全門,中間只掩以一扇二尺高的 百葉門。我是躲在從廁所的大門進去的最末一個大便間,身朝 右,坐在抽水馬桶上,傾耳而聽。

獸兵像奔牛般的一群群跑上樓來,大加搜索,把躲得不密而無抵抗的同胞捉著十多個。一個同胞大罵道:「東洋鬼!你為什麼捉我?你為什麼……」聲音尖銳而憤激。

「去!去!去!」獸兵強推下去,拳打腳踢。至今事實告訴 我,他們此去就與世界永別而含恨九原了。

房門一個個的搗破,玻璃窗一個個的擊爛。他——獸兵又從 房內搜出衣服一條條的扯碎,好像這些東西也有罪的。全宿舍為 這種破壞的暴音所充滿,我幾疑地球是給它毀滅去了。

出我的預料,獸兵竟絡繹地到廁所小便來。兩方距離不及半 丈,硬皮鞋聲密如雨般在交響,四周被其震撼,搖搖欲倒。緊 張、恐怖,生與死間不容髮。

但他卻不向大便間搜。但常人在小便之後,往往洗手的,若 獸兵在小便之後,又到水喉處洗手,那也只可如魚之上釣。

因為這個大便間是靠近水喉處的。

灰色的夜幕漸漸展開了,獸兵也興盡而去了,我也算越了一個難關。站起身來,偷偷地向窗外一望,什麼都沒有,只有啞口無言的天空高伺著我,只有巨魔般的建築物對我站著,只有兇惡的冷氣直侵入我的骨髓。

# 三、逃入C商店

週身盡為黑暗所包圍,伸手不見五指,窗外鳴著鳴鳴的北 風,好似戰鼓的告急,不由你不焦灼的。

「何處躲避是好?」自問。

「C商店呢!」重新加以考量後,便從那裏爬出,爬到前樓, 在街外射入一線慘澹的火光下,只模糊地見衣物狼藉,房門倒 臥,路中擁塞著大批破碎的東西,空氣冷到攝氏寒暑表的冰點以 下,一點兒聲響都沒有,全宿舍的沉寂,雖那堆在荒野裏的古塚也不過如是,一種淒涼慘切的情景,真令人欲哭無淚。

爬到二樓的近太平間處,將窗打開,便實行 C 商店的逃入。

逃入 C 商店的策略,乃我昨夜躲在樓梯處想,心中以為戰爭苟這樣延長下去,寄宿舍是含著充分搜查性的,第一道防線——清華如陷了,必須有第二道防線的退避,這樣決定下的。這窗處與 C 商店的距離,繞以天井,闊度在六尺以上,中間若沒那層牆壁的作橋樑,那也只可徒呼莫奈何!

因為黑暗把兩眼蒙蔽得如「捉迷藏」,只得機械地就腳一踏 到處坐下,這處是 C 商店置在樓梯上的一大木箱,箱上疊著多組 的硬紙,崎嶇不平,儼若山路。伸手摸得一枝長七八尺的木杖往 下一探,莫得其底,深不知幾許,仿佛置身高崖峭壁,下去不 能,動又不得。同時,又因整天沒有一點食物入口,「餓火中 燒,餓腸轆轆」,已達於最尖端,店內無人,莫可誰訴。「長夜 呵!你何時是旦呢?」只是這樣的苦悶著。

肉搏了,手槍聲、步槍聲、機關槍聲、手榴彈聲在交響,響得很密而很近,似山崩又似海倒,分明是日軍進攻,我軍抵抗了。原來帝國主義踏入第三期崩壞的絕途,為苟延殘喘計,便蠻橫地向弱小民族進攻,弱小民族也不得不拼命抵抗,冀獲一線生機,於是戰雲彌漫了。在戰雲彌漫之下,弱小民族總是遭殃的:無數的生命被屠殺,無數的財產被焚毀,聞所未聞的殘酷,見所未見的悲慘。

響,響,響,地下的老鼠也給這音響弄得驚惶不定,唧唧的奔來走去。

天空才現魚肚白色,響聲就漸漸地岑寂下去。我為饑餓所 迫,從箱上到地下,在廚裏發現了十多個雞蛋,一筒紅棗。這 時,所謂「失節事大,餓死事小」于我完全失其制裁的力量,立 刻把雞蛋煎了五個,紅棗也吃得只剩下一墩核。

太陽快要西斜的光景。忽然,從街上送來數陣國語報數的聲音:「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隨著是歡笑聲,鼓掌聲。我滿以為這必是我軍殺進來了,民族殷紅的血浪淹沒了黑暗的暴力,被困在垓心的我也可以解圍了。很欣喜地爬到窗隙處向外一窺,不料,竟得其反,青黃色的鋼盔還映著日光在街上驕耀著,嚇得一跳。

坐臥不寧的又過了一夜。早上燒了幾個雞蛋吃後(我也放下 六角錢),便從那邊取來一塊松板放在冰冷而污穢的地上以當席 坐。人當無聊時總會追憶他的過去的,我在追憶的結果,更證實 人生是走曲線,不是走直線:一九二三年受危于故鄉的土匪,一九二五被挫於 C 城的 S.P,這算是我過去的生活走進曲線的兩高峰。如今呢?怕走進最高峰吧?不,生命已危在旦夕!

生命危在旦夕——死,本沒有什麼可怕的,因為人總不免一死,不過我以為死,應在抗日的最前線而死,應化身到東京去刺殺策謀併吞中國的軍閥而死。應······

「還有人在裏面嗎? 還有人在裏面嗎? 」日兵(或浪人)敲著商店的大門急問。我的思緒頓為打斷,我的血脈突呈緊張。同時,覺得這一定又是「不祥之劇」的序曲,便飛一般地奔回原所——清華寄宿舍。

# 四、奔回寄宿舍

剛跨進寄宿舍的樓梯處,意外的迎面的遇著四位同舍的朋友:一是L君,一是T君,一是W君,一是K君。相見之下,說不出的歡喜,好像脫了虎口相慶甦生似的。當時,我身上還穿著中樓與西裝,他們說,這是智識份子的裝束,東洋鬼最恨智識份子的,智識份子有殺頭之虞。不待回聲,T君便閃電般到房裏摸來一件黑色而樸實的長衫遞我換上,於是我便像另一個人一一商人了。我平素是不主張穿長衫的,到這時也竟穿而且很快的穿起來,足見環境力量的偉大。長衫要在這時發揮它的威力,長衫將在這時表現它的戰功。

「那天東洋兵來搜,你們是躲在那裏?」我細聲地問。

「就是躲在這裏。當時,太平門倘被他搗開,那我們也老早 化成『骨灰』了。現在躲在屋頂的那塊地方,還有六七個『三魂 蕩蕩,七魄游游』的茶房。」W君答。

「你躲在那裏?」

「廁所裏。」他們關不住笑門, 哄然一陣。

「唉!」W君又對我慨歎說,「現在中國人的地位都比不上紅頭阿三了,紅頭阿三現還可以在街上來往搬東西,我們呢?一見即殺,昨天從這裏逃出去兩位朋友,都給獸兵砰砰的槍殺了。」

獸兵槍殺那兩位朋友,當我躲在 C 商店時,也曾聽到的,那 幾門槍聲響得特別低,特別近,隨著槍聲,就是一陣哭聲。

一天,二天,三天沒得米飯見過,大家宛如饑鷹餓狼。W 君以 我來而增了勇氣,又硬著頭皮到各房裏搜,雖搜得一些肉乾、花 生米、太古方糖等物,但「杯水車薪」,怎能越過饑餓的壕塹?!正在力圖問題解決之際,忽然聽到隔壁地下自來水的灌注聲,爬到窗邊一看,乃是一個老嫗(及數個小孩子)在取水燒飯。大家不禁狂喜,征得同意後,便交她些米,託代煮熟。

每人吃了數盌,其味津津,遠勝新婚初夜的甜蜜。太陽勞碌了一天,疲倦地隱息在山的背後,周圍又回復黑暗的狀態了。我伸頭到天井裏向上望,一顆星斗的閃爍也不見。雪花好像機關槍似的掃下來,似示我們前途的不堪設想。

我們在黑暗的掩護下,可以就寢了。大家回到職員室裏各就 床沿坐下。

「我看中國真要亡國呵!你以為怎樣?」₩君悲哀地說。

「說起亡國,在我們這個不長進的中國,已不是奇特的事,差不多變成家常便飯了。中國自有史以來,不是亡過兩次嗎?一一一亡於蒙古,一亡于滿清。而且歷代都有外族的侵逼。如黃帝之于蚩尤,唐虞三代之於襝狁犬董鬻,秦漢之於匈奴,晉之于五胡,隋唐之於突契、回紇,宋之於契丹、女真,一直到現代之各帝國主義。」我解釋說:「中國過去為什麼陷於這種悲慘的命運呢?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的民族。農業區與遊牧區相鄰,則遊牧民族對農業民族的征服,是常見的而且是必然的。只就能力說:遊牧的生活是轉徙的生活,所以行動,止宿皆有嚴厲的紀律,善於作戰。而農民則分散,遲鈍,不善於作戰。兩相比較,誰勝誰敗,不待智者而知。何況支配著社會的士大夫階級,又只是『尚清談,講禮讓……』到了現代,工業國家征服農業國家又成為定律。像今日的中國,尚未從農業國家的胎殼裏蛻化為工業國家,

致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弄成經濟的破產。經濟既破產,於是建築 在上層的政治、文化亦受其影響而趨於破產。總之,現在擺在我 們的眼前的,那一件不是破產?所以中國真有亡國的危險呵!」

W君唯唯無言,我跟著又解釋說:「但今日的中國為什麼尚未能完成一個新式獨立的自由平等的國家呢?一言以蔽之曰:內亂造下的惡因。我們試看,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的強盛,莫非由於明治維新後沒有內亂。俄羅斯之所以有今日的進展,聲威震懾了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營寨,亦莫非由於一九一七年大革命成功後沒有內亂。中國呢?自民國成立以來,無一天不在打仗,即無一天不在鬧內亂。內亂是斷送國家的暗礁,內亂是挖掘自己的墳墓,所以今後的中國,第一步不能做到消滅內亂,則什麼興革也必無從談起,唯有踏入朝鮮、印度、埃及的覆轍。」

疲倦之火在燃燒,精神不能支撐下去了,就權在這裏鎖起話 匣。倒身床裏去,外面雖響著一些疎落的炮聲,但舍裏卻依然靜 蕩蕩地只有隔壁大自鳴鐘很神氣在奔赴它的循環的前程。

# 五、再次搜查

太陽從地平線下爬起,東半球又回復光明的狀態了。我們為 光明所壓迫,只得重行屬集那狼藉已像豬欄般的樓梯處。吃了老 嫗代燒的飯後,大家就談天話地以消磨這悶死人的無聊時間。到 了下午約在初次搜查時分,日兵的獸性又大發了。硬皮鞋聲像群 馬亂跑般拍來,給與我們的戰慄,無異晴天霹靂,平地風波。

K、T、W 三君慌忙地他避, 我獨和 L 君就近攢進一小暗窩。

這小暗窩,小如鳥籠,且堆著許多破舊的東西如電線、白鐵桶、小糞箕這類。兩人擠在其中,局促著,全身感異樣的不安。響,是絕對禁忌的,L君患咳,到了這時,好似樂器斷了弦無形地宣告絕奏了。

大旋風般的情勢,比初次更嚴重更緊張。除獸兵外,還有浪人。浪人各持一根粗大的木棍,個個變成了發狂的瘋狗,到處搗毀,聲震如雷。忽然,我們所恃以防衛的太平門「砰」的一聲也搗破了。兩方距離不及一丈,好像我們只有「坐而待縛」的一途。

他們往來門前,這樣歡呼,那樣狂嘯:強盜本性,畢露無遺。

但卻不進來搜,也不從樓上下來搜,留下我倆千鈞一髮的生命,或許他們的眼睛因給陽光弄花了,及窩口處雜物狼藉沒有注意到吧。

同時,雲連清華的一行商店通遭洗劫,代我們燒飯的老嫗及數個小孩子也通被擄去。老嫗臨去的時候,哭聲震地,慘不忍聞。隨後就有數門槍聲傳到我們的耳鼓,這也許又是製造了天地間幾條冤魂!

老嫗畜有一雞,也被浪人捉去,雞聲咯咯不止,似為主人鳴不平,又似為自身死期將至的哭訴。一種悲憤的音調,也要使我灑下數行熱淚。

獸兵和浪人陸續退後,暮色也來了。我們又算越了一個難關。L 君爬出後,我稍作一停,思來想去,認為此地已是十二萬分

不可居,突然「中印同盟會」,就從我的下意識躍起。但達到該會的路線,前後已是不成,僅有屋頂一條。在黑暗裹摸到四樓,打算爬將過去,剛撥開曬臺門的一半,針尖似的冷風就迎面刺來,流彈似的雪花也跟著枉顧,全身頓起抖顫,雙手快快地插入褲袋,只穿襪不敢穿鞋(怕響)的雙足也畏縮不前,真令人要叫「上天無門,入地無路」了。頂不住這樣的威脅,只得退回,在職員室裹模糊地見 K、T、W 三君尚存,內心一喜,據說他們當時就是躲在這裏的床下。

# 六、火與水

自經這次暴風雨後,大家更恐懼更不安了。

每天像老鼠般的躲在職員室裏的牀下,這牀下是黑黯的,陰 鬱的,穢汙的。頭尾置有箱籠,偶一不慎就會撞響,只得如死屍 般的躺著。而且,天空裏從太陽一起就有軋軋的飛機在頭上徘 徊,像是擲彈;太陽一落,就有轟轟的炮彈在跳舞,屋宇幾被震 塌。地下每有嘩嘩的鐵甲車在街上爬行,像是指揮地震;屢有浪 人到裁縫店裏磅磅的挖掘,著身的樓板幾被鑿穿。緊張,暴厲, 恐怖,形容不出的阽危,我們的靈魂險些給它嚇脫軀殼。

數天中是不敢離開房門一步的——除萬不得已的大小便外。 每天只得咀嚼賬房剩下而帶油臭的炒米,及咬緊牙關吞些冷水。 所以時時都陷在餓鬼的環攻中,想吃不得的下意識與時俱增,於 是無時不夢著吃飯。

數天后,炒米是告罄了,時時受著饑餓的鞭笞。同時,自經 「再次搜查」後,也不聞有日兵的重來,恐懼的情緒也減退了不 少。於是我就和 T, W 二君分途偷偷地到各房裏尋覓生活資料,當時的情景,真令我疑是回復了原人時代的狀態。

找了許久,毫無所得。「唉!這是魯孫濱的荒島麼?」我心中嘆了一嘆。

然而「天下不絕人」,最後竟發現了兩枝油燈:一枝是火油的,一枝是火酒的;前者尚盛滿火油,後者也盛滿火酒,且附有兩尊溢盈盈的火酒。狂喜地拿了回來,大家莫不眉飛色舞,像農夫之于大旱後的甘霖。

每天燒兩頓,這樣的吃了兩天,第二天早上又擬繼續進行, 潛到水喉處取水,唉!水是流不出來了,水喉是「斷絕交通」 了,不禁為之惘然。獸兵!獸兵!這自然又是獸兵的恩賜。

水是多麼重要的東西呵! 現在我們既然斷絕了水,那麼再隔幾天,即不死於槍彈也將死於乾涸。

為對於水打開一條出路,乃從房里拉出一條大纜,把 T 君吊下隔壁尋取。不料彼此同遭了一樣的摧殘,落得冒險地空幹一場。

張惶,失色,絕望充滿了各人的心房。想起各房的暖水壺, 將它搬來,所得亦極乎其微。祈天下雨嗎?而雨乃是自然現象的 因果關係的產物,縱有古代雨師之術,也不中用。

畢竟人對於自己生活的變化是無從測度的:像「一二八」事件未爆發前,我們總想不到會有今日的被困。被困後,我們總也想不到會有此時的水慌。又像面盆裏剩下的洗面水是舉世無人吃的,也是我們平時夢想不到會吃及它,但是現在竟吃起來了,到

各房裏捧來吃起來了。這水儲積已久,面上浮著一層微塵,底下 沉著一層穢垢,污濁不堪,幾同陰溝裏的一樣。但事也奇怪,用 這水煮熟的飯,大家竟覺不到任何「異味」,反而狼吞虎嚥起 來,大概是餓的緣故吧。餓,餓,餓的炮力是無邊的,會使你吃 樹皮、草根、泥土,像西北的難民;也會使你做賊,如我們之潛 到鄰家偷年糕,偷臘鴨,偷鰻魚乾。

水, 這種水也只有數頓的用量了。

# 七、終於被擄了

時日的須知,是現代人一椿最切要的常事。所以鐘錶、日曆 就像水銀注地般流行了全世界。

可是我們自陷入這困境後對於這常用的工具,就無形地宣佈了絕交,時的方面已回復了太古人只看日出日入的狀態。記日的方面,雖不願獃頭獃腦地模仿太古人的結繩,但已只憑每天腦筋積累的記憶。日,「一日如年」,到了今天,算來是二月十二了。天天都像跪在聖像前般期待天日的重見,結果卻是一天失望一天,痛苦的標度也一天增升一天,身若火焚,直要撞死壁上。頭癢得利害了,晨光熹微中,我到了四樓拿篦一梳,連梳十多次,那糞土般的頭殼垢物,好像雪花似的紛紛降下,每次篦齒裏都滿夾著成斤成兩,積成一座小邱山。拿鏡一照,驀地撲來個怪相,惘然半响。靜神一看,他的頭髮蓬蓬的,面容悽瘦,似囚犯,又似乞丐:「唉唉!我怎麼變成了這樣了呢?!」

自火的問題解決後,我們每天的燒飯:一在朦朧的清晨,一 在黯淡的黃昏。從未敢破例。但以「日久膽壯」,及附近戰線的 消沉,今天的晚飯卻是不然。我和 T,W 兩君在太陽西斜未遠時已 到四樓燒起飯來。當時,黃金色的陽光照澈大地的一切,無暗不 逃,無微不見。兼之,汽爐又在發揮它的像風叫般的烏烏聲,似 乎向日兵打無線電做報告。我們早已吃驚,早已覺得危險了。

吃了飯,我們又演個破例,三人很寫意地坐成鼎立形間談。T 君是貴州人,我和 W 君是廣東人,我們對於這一個西部「謎省 | 的贵州, 這一個仍然停滯在中世歐洲社會狀態中的貴州, 原已感 到無量的興趣。故這次所談的多關於此,其要者記之於下:「從 貴州到上海,費時一月,路費將近百元。貴州的青年,多抽鴉 片, (出產鴉片極多, 廣東常有人結隊成群往購)。暮氣沉沉, 醉生夢死,來上海讀書者鳳毛麟角。貴州沒有什麼工業,交通也 阻塞到十二萬分,所以從前有個西洋人從香港到貴陽開設代售汽 車公司,購者寥寥,落得關門大吉。也有個東洋人來擬做生意, 給大家抵制得垂頭喪氣而跑。全省的人口,苗人有三分之一,他 是中國的主人翁, 勤勞而忠順, 耕種漢人的田, 訂過繳多少租 榖,就繳多少。不似一些漢人的橫生枝節,時打折扣。他也有種 著我的田(T君的田)。常送我豬子、肥雞及雞蛋之類的東西。我 有時下鄉(即到苗人的家裏)。在城裏購了幾角錢鹽及幾角錢磚 糖送他,他就不勝歡喜。漢人很看不起他,鄙笑備至,如某縣的 苗人, 因腳上有些紅赤色, 遂賜以『紅雞』的徽號。他們的藝 術,如跳舞、音樂都很好,有一種樂器發出四種佳音。苗文極難 懂,有個牧師將他讀通,把全部聖經譯成該文,用以宣傳。

談聲,夾著笑聲,約有半小時,倦意爬遍了每一人的週身,便即閉幕。我起身到前樓窗邊伸頭向街外想探個動靜,眼光剛一落在站得像殭直的死屍般的一日兵身上,那休息了多天的樓梯就

像前兩次一樣「磅磅」的響將起來。嚇得大家倉皇失措,全身每一細胞都在抖顫。「唉唉!這次怕免不掉了,免不掉了!」

我會著 T 君急忙地躲到四樓一架床下,連呼吸都不敢出聲。 俄頃,一兵靜悄悄地進來把牀布輕拂了一角,毫不聲張的拆回 去。這時, T 君滿以為他是看不見的,不勝心喜,乃用腳尖擦我的 衣身,表示勝利的獲得。忽然,一陣亂雜的皮鞋聲破空而起,擁 進一群獸兵,如臨大敵似的,六七把雪亮的刺刀斜對著床下,喝 聲震天動地。

「先生呀!我出去!我出去!」事是壞了, T 君一面說, 一面向外爬。我呢?不用說, 當要附其「驥尾」。

努力生命的掙扎者五人,這次被擄了四名(L 君獨免,後我們十多天才被掳)。出到樓梯處,受了一番搜查,只是摸有否手槍的搜查。我本帶著四元上海紙及六十元香港紙的,料他貪心難免,只從褲袋裏掏出小小的部份——四元,獻他的面前說:「我別沒什麼,只剩下這幾塊錢。」這幾塊錢,一被他看見,登時就不翼而飛。

離了清華,我們突被勒令抬起雙手作平直線,於是寂寞荒涼的街上平添了四副「十字架」。一兵跟一個,惡狠狠地注視著,並擎起殺人的利器若就若離地對準著後腰,在在緊張,處處恐怖。到「屠場去吧」!這時我的意識差不多完全集中於此了,腦筋變得混混沌沌,差不多什麼都忘記了。只有,只有這一詩,平時所傾嗜的詩:

千鎚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皆不顧, 只留清白在人間。

曾模糊地掠過我的腦膜。心中想: 「死就死。」

K, W 兩君垂頭不言, 唯有 T 君哭喪著臉不斷地乞求道: 「先生救我! 我是貴州人。先生救我! 我是⋯⋯」獸兵呢? 個個一聲不響, 只見板起獰惡的獸面, 只見露著兇殘劊子的氣焰。

由寶興路轉入克明路不遠,被押進一不知名的日軍辦事處, 廳裏出來幾個穿西裝的倭鬼,他們是負著搜查及訊問的使命的, 所以有個先問我說:「你認識東洋人?」我答:「認識一個,他 的大名叫做×××先生,住在日本滬上青年會。」大概他也認識 的,獨對我不大搜查,六十元港紙仍得依然如故。停有數十分 鐘,見交了一小張呈報單于押兵後,大家就動身了。

克明路住著不少的日軍,民房作兵房,每個弄堂口皆守著頭 戴鋼盔、猩猩臉醜惡凶頑的獸兵。我們經過其旁,個個眥目盡裂 對之作猙獰的嗔視。

踏入血腥的北四川路了,日寇的鐵蹄蹂躪下的北四川路啊,你是死去了。鋪門緊緊地關著,有些被搗得一榻糊塗;煙囪噴不出煙了,像是斷了呼吸的僵骸;失掃的路上,垃圾縱橫,無異一條淤塞的河面;殘破的廣告旗,隨風飄盪,似乎揮著招魂的幡子;什麼都顯得淒冷死沉,充滿著荒涼的空虛。巴黎的繁都呢?羅馬的廢墟呢?

改作「大日本上海憲兵本部」的日本小學又映入我們的眼簾 了,內有兩座洋樓:一是四層的,位置在前;一是二層的,位置 在後。獸兵的手段是神出鬼沒的,初時他把我們剛押進前者橫門 之口,即令止足,只聽得裏面乍斷乍續地響著一種怪聲,究是什麼,莫從想像。停一停,突然又押到該樓之後;停一停,突然令我們站成一排,緊面著牆壁,情形極其怪異。在沒有軍事知識的我們(而今知那是屬於「小動作」)。怎不叫人疑是打靶的凶兆呢?說也奇怪,這時我們所聽見的,如那巍巍的牆,鳴鳴的風,瑟瑟作響的枯枝,暗雲低迷的天空,似乎要倒塌下來,似乎在唱著輓歌。死滅!死滅的網,籠罩著大地的一切。

隔有半小時,來了一軍官及一穿西裝的倭鬼,又是問訊,又 是搜查。這時,我的六十元港紙被搜出了(特別加以嚴問,及到 「無用者」房才交回)。他緊緊地握在手裏,看他的神情,看他 的氣勢,都好像垂涎三尺。

夕陽將要回到渺茫的西山,數個獸兵在那一軍官的的命令下,我們又被押進後者——二層的洋房去。剛一啟門,就是裏面擺著一張桌子,繞坐著十多個荷槍佩劍的憲兵,他們一見我們到來,個個就凸出了眼睛像要跳起來吃人的怪獸。

照例到這裏是要登記的,我經了一度思考,乃登了這樣的一個記,即填了這樣一個完全與事實相反的表:

姓名 李世德

年齡 二十五

籍貫 廣州灣

職業 做生意

住址 法界巨賴達路達豐裏十三號

填就後,一個「通譯員」接著問:「廣州灣是不是在廣州?」

「不,不是的,它是法國的租地。」

抬頭四顧,見那扇房門站著一條「無用の者ま出入す禁止」 的紙揭,正在忖度裏面是什麼一塊地方。忽然我們就被推進去, 擁進去。(按「無用の者ま出入す禁止」一語,即中文禁止閒人 出入。又,前後所用「無用者」房一語,乃因該房無名,不得不 用原名)。

# 八、入獄之初

無疑的,由那堆積著的器具判斷,這「無用者」房,便是從前的手工課堂。自滬江翻起軒然大波後,它就變做了大中華無辜者的獄地。地板已像那舊船的艙底,窗門緊緊地蒙上黃色厚帆布,絲縷的光線,空氣是不會流進來的。天花板上,點著兩盞飯團形的電燈,燈光黯淡,像是那沉鬱不明的荒山鬼火。

靠近門口的一邊,守有一簇憲兵,個個都圍著火缽在取暖。 但對於我們這初來者,自然要格外耀武揚威顯示「帝國武士」的 威風。所以立刻站起二三個虎視眈眈地巡來巡去。已有十餘名先 在的囚徒了。他們或坐,或蹲,或臥,好像幽谷裏的古石一樣, 不言不動。只是驚異的注視著我們,似想問:「你們是為什麼擄 來的?」初到這裏的我們,對於「規矩」自然不懂得,W 君偶一伸 頭向那個舊囚徒說話,不留神地挨了一拳,險些跌倒。

沒有蓆,也沒有床,是以地板當蓆當床。坐不片刻時,T君突被一憲兵急急地帶了出去(他因日記裏夾著一張航空郵票,及記

著一友人的軍隊通訊處,被指為通軍隊,比我們三人較重視)。 隨著就是波浪起伏似的哭聲一陣陣的攢來。哦!這不是毆打麼? 我不獨以為只是毆打,而且神經過敏地疑為必無生還。T君哭得很 悽慘的,眾囚徒聽了,心在突突地跳。一女囚徒聽了像喪考妣似 的,眼淚突如撒種,決堤般的汪汪哭起來了。一時內外合奏著, 全房頓為「末日到臨」的氣氛充滿。

當著滿腔悲憤的時候,突來個憲兵像牽馬般的拖我到樓上的「取調所」(即檢驗所)了。這所不過斗大,中間擺著一張小桌,桌前坐著一個肥大穿黃軍服的憲兵軍官,由他的鼻、目、口構成那一副兇惡的面容,幾使我疑為這是陰間的閻羅王。桌角陪著一個「通譯員」——相似猿猴,身穿西裝。操著不三不四的上海語,運著一種慣常對付亡國奴的無人道的故技,不准我坐,也不准我立,威迫雙膝亭亭地跪放樓板上。問了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住址及何時來上海(我答去年七月)後,就叫我交出港紙。

「儂的錢是那裏來的? |

「是前月廣州灣一個朋友寄來給我代他買布的。」

「嚇嚇! 儂一定是便衣隊。」他又說。「據說近來廣東政府 匯許多錢到上海組織便衣隊……」突然從衣袋裏拔出手槍作射擊 狀的對準著我的頭部,大發虎威:

「儂曉得麼? 儂曉得麼?」

「銃殺儂! 銃殺儂……」

插回手槍後,不大清楚的又像這說:「以後儂不好反對東洋人啊!東洋人銃殺儂!儂告訴別個人家不好進學堂。……」

輪到憲兵軍官了,他揮起小木板在我的頭上狂舞了一下,突然又拿一條指頭粗的蔴繩走出來,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就把我的脖子縛起拉著忽上忽下,好像擊鈸一樣。唉!我願地心的烈火立刻射出來把這世界熔化了,實不忍受此侮辱,實不願看你這般醜態!

情勢極其嚴重,我的神經給他弄亂,疑為不是槍斃,也是吊 死。

他們的故技演畢,立即叫我站起來,大施檢驗,連衣裾、襪底、褲帶都很精細地驗過。我想,幸得換了長衫,不然,當必更加麻煩了,說是做生意怕也說不來了。可是,他雖搜不到什麼「抗日救國」證據,莫可奈何。但對於這六十港紙卻是很注意的,兩個嘰哩咕嚕了半小時。

好像這就是我罪的所在。「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好久了,交回港紙,在供詞上蓋了手印就叫來個憲兵帶返「無用者」房。剛坐下,另一個憲兵又把我拖出去,唉!我已是失了自主權,我已是像一雙被征服了的野獸,你縱拖到任何地方,拖得千回萬次,我都無話可說的。

不料,這次拖出,竟是毆打!他的蹄亂踢我的脛節,他的掌狂批我的額頰。同時,又來個戴呢帽披中樓的倭鬼,這樣的說了一句:「你的錢是那裏來的?」就揮起牛蹄似的拳頭向我的鼻樑猛擊而來,我若不機警地退了一退,也許給他打得鮮血橫流,不

省人事。打吧!自由打吧!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裏,在這個沒有公理沒有「法律」的世界裏,縱然你打死了我,你絕對不會受什麼制裁的。縱然我被你打死了,雖說有許多事欲做未做,但我也絕對不恨的:因為成千成萬的弱者都在你的木屐殘踏下,因為不知多少的無辜者被你困死、絞死、砍死、刺死、炸死。

我忍受著給他打,他打飽了,又帶回「無用者」房,隨即用一條筆桿粗的麻繩將我雙手綁回後腰,於是一九二七年在 C 城第二區的事突像活動影片般重現我的眼前。

同時,也有 W 君的互相耀映,亦見不孤。

足足弄到我們不能支持後,才將繩解除。

### 九、無微不至的重審

第二天,天氣徒然變了。窗外索索地飄著雪花,更顯得「白色恐怖」的威嚴。烏烏地刮著冷風,像夜狼的哀嗥,又像胡笳的悲鳴。愁景愁人,怎不愁思?!

我的愁思奔騰,我的愁思磅礴!我在愁思中,想到我們為什麼這樣?中國以至全世界為什麼這樣?然而然而,這並非無根可尋,這都是因於私有制度的存在。私有制度確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而現代社會乃私有制度發達的最高期,於是掠奪更加厲害,跟著就是大量罪惡的奔流,造成人間的活地獄,不禁微微地「唉唉」了數聲!

人對於黑麵包總是存著戒心的。但在這裏卻是吃黑飯團。黑 飯團比黑麵包更難入口,它是由鍋底焦了的飯搓成。喝的冷水或 半開水,使你腹瀉,睡沒有被蓋,使你全身發抖,大小便皆有兵 士的護衛。可笑的,有時我竟覺得很榮耀,做了官。自由,什麼自由,都在他的棍棒下搗爛了,都在他的刺刀上刺碎了。

中國人何其不幸!每天都源源的被擄而來;一次見個早已打得遍體鱗傷,滿面流著新鮮的血痕。

算來是第四天了。現時是第四天的下午,我忽又被傳去重審。這次的重審,不在「取調所」乃另一小房,房角棍杖林立,初見嚇得一跳。審判官不是前次的審判官,通譯員也不是前次的通譯員,我得了優待——立著。港紙也交出。

閒話休題,讓我揭開把戲的帳幕:

[ ······ ]

[ ····· ]

「你是做那種生意?」全屬通譯員問。

「代廣州灣幾個商店在上海辦貨,買布料雜貨等東西。」

「你那天來在清華寄宿舍?」

「前月廿八晚上。」

「晚上幾點鐘?」

「五點多鐘。」

「未到清華時,你吃了晚飯沒有?」

「吃了,在北四川路飯店吃了。」

「你為什麼到那裏?你是個商人?哪里有時間到旁的地方?」

「朋友給信叫,因他的母親剛死了,急要返里,要我去代他 做件事,幫忙整理行裝。所以不得不順著人情,抽空而往。」

「那天的空氣已非常緊張,華界個個都搬到租界去,你為什麼還敢到這邊來?你、你一定是便衣隊!」最後一句,聲若巨雷。

「我是個商人,不懂政治,且當天又聽到許多人說,這次斷不會發生戰事,所以才敢去,戰事發生後,不敢逃出,至留在清華。老實說:便衣隊,我不獨不是,而且連見都未見過。」

不知他是抱著何種目的,突然驗起我的手掌來,像星相家看相般的驗得極精到。同時,門響一聲,進來個軍官,事本和他無關的,竟黑起臉,手揮竹杖霍霍地連毆我的頭。

回答仍繼續著:

「你那個朋友叫做什麼? |

「王××。」

「他現在那裏?他是住在清華第幾樓,第幾號房?」

「我到清華時,他已出去了,只留言叫我等他,一直等到戰事發生都不見回,不知現在那塊地方。清華的房間非常多,我是第一次到的,因不大注意,他的房間號數完全不明;至於樓,像是三樓」。既說了王君,但想王君的書籍盈箱滿架,怕他往查,故不說明房間,使其茫然。

 $\lceil \cdots \rfloor$ 

[ · · · · · |

「你今年多少歲?」突然。

「廿五歲。」這是依據前表說的,我本廿四歲。

「你讀過幾年書?」

「五年。」

「在那裏讀的? |

「廣州灣東岸村私塾。|

「畢業沒有?」

「私塾沒有畢業,完全讀《四書》、《五經》。|

「你從幾歲讀書起? |

「十四歳。」

「從十四歲讀起,讀了五年,不是十八歲了嗎?十八歲以後 是做什麼?」

「兩年在廣州灣赤坎埠××號打工。這三年來,都在太平市 代××莊奔走走,且因腳病時發,有時做,有時停。」年數我用 手指點之。

「你讀五年書,為什麼字寫得這樣好?」

「我在做生意時,常常練習。」

剛說到這裏,他就叫我先回去(此房與「無用者」房相連,故不用兵帶)。剛我回到「無用者」房,有些囚徒暗示眼光,想探個底細,但在棍棒的淫威下,我是不能給他任何滿足的。我只乘憲兵轉移了視線,細聲地對 T、K、M 三君再囑:「審判官如問

及你們關於我,只說不知,免相矛盾。」坐不一刻,突然又傳重往。

「你是什麼時候到上海來?」

「舊曆去年七月,到現在只不過半年,所以上海話仍不大懂。」

「你在此做生意,只是自己或幾個人?」

「兩個人,」

「那個叫做什麼?」

「王學文。」

「他是和你同住?」

「是。」

「可是你做生意是同那個商店來往?」他怕我聽不清楚,特 別寫在紙上。

啊呀!為什麼問到這裏來呢?「做賊心虚」,真使我有無從應付之感。耳有些紅,面有些赤了,沉思了半響才答:

「巨昌和, 先施公司, 新新公司。」也寫在紙上。

「巨昌和是在那條街」。

「想不出了,只記得是在四川路基督教青年會對面的那個弄 堂裏。」

當時,我因過於急促,把巨昌和誤寫為「巨福祥」。想起後,怕他調查,將它更正。同時又因說不出原街。他以為有機可

乘了,就捉此弱點拍案大吼:「嚇嚇!你通是冒說的,一點都不可靠,一點都不可靠。」尤其是那審判官接到此翻譯後更「——嚇——嚇——嚇」的吼得利害。我的意志如是薄弱,頂不住這般威嚇,反將實說,那就糟糕了。但我卻很鎮靜地辯護道:「我因精神不好,記憶力不好,並過於匆促,一時記不清楚,請原諒!」他才默然。

問答又繼續著:

「你是同巨昌和買什麼東西?」又使我吃一驚。

「皮蛋等東西。」

「買了多少籮皮蛋? |

「共有兩次:第一次二十籮,第二次三十蘿。廣州灣沒有皮蛋出產的,第一次商家覺得好銷,第二次就來信多買十蘿。第二次買三十蘿的原因就是在此。」

「每蘿多少只?」

「五百隻。」

「多少錢一隻?」

「不是以每只計算,乃以成百計算。第一次每百四元一角, 第二次每百三元七角。」

故意糾正他。

巨昌和我是到過的,他做什麼生意,雖不大清楚,但總不是 賣皮蛋,又怕他往查,所以我最後特地補充了一句:「這皮蛋, 都是他代買的,我的夥計王君本和他感情很好。」 問到先施、新新了。

「你在先施公司買過什麼東西?」

「竹紗布,嗶嘰絨布……」

「各買了多少疋?又每疋多少碼?每碼多少錢?」又使我吃一驚。

「竹紗布買了二十五疋,每疋二十多碼,每碼一元。嗶嘰絨 布買了三十五疋,每疋三十多碼,每碼兩元上下。」

「你在新新公司買過什麼東西?」

「香皂,線襪……」

「各買了多少盒?每盒多少錢? |

「香皂買了一百五十盒,每盒三塊,價錢六角。線襪買了一百四十盒,每盒一打,價錢兩元半。|

說完此大批,我繼續聲明道:「這都是最近買的,遠的已記 不清楚了。」

停了一會,又問:

「你同他們買貨,是記賬?是交現款?」

「交現款。」

「你買的貨,是你親帶返,是該店包運?」

「該店包運到香港,再由香港××莊代轉廣州灣。」

「買貨的錢,是怎樣寄來?」

「少則寄保險信,如我這六十港紙就是。多則從銀行匯 來。」

「那個銀行? |

「中國銀行。|

「你每月多少工資?」

「固定的四十元,但買貨也有折扣,每月約有八十元。」

「你半年來,做了多少生意?」

「兩萬多。」說完,就覺到說得太少。

[ ····· |

[ ···· |

此外,他又問「你認識東洋人?」及「你在清華十多天是吃什麼東西?」我都答個明白。最後又問:

「現在你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惜想了半響才說: 「我覺得很苦的,家 裏妻、子都靠我一人維持生活……」其實我那裏有妻,更談不上 有子,不過以他既問,我也不得不說些瞎話。

實際還不止此,時間延長兩個多鐘頭。他——審判官——憲 兵軍官足記滿三大張紙,字數在兩千以上,勒我蓋了手印,突然 厲聲說:「我明天一定派人去調查呵!」我恐露出馬腳,隨聲應 道:「你隨便可以派人去調查! 把戲演完。回到「無用者」房,由懷疑而焦急;由想像而驚怖;腦流在奔漩,萬念在起伏,全身像千百條水蛭的咬齧,心是跳盪了。原因我所供的全屬虛構捏造,最忌調查的。

可是,其中雖有大部,使他無從調查,但關於住在法界的 (此處尚有朋友)購貨先施、新新、巨昌和的,卻是可以調查。 日本人辦事是很認真的,若他切實地去調查起來,那麼,我的尾 巴就會被發覺了,我的生命也就從此「哀哉」了。於是我深深地 痛駡我神經的混亂,責備我事前的缺乏充分準備。如說是剛到上 海,暫住朋友處或南市那帶旅館裏,那麼,就不會弄出這般鳥 事,也就不會種下此種惡果的,真是悔之已晚!但他也太沒經濟 眼光吧!香港是個自由貿易港,貨物出入沒有徵稅,洋貨比上海 便宜,兼以水程又近,誰從廣州灣遠來上海購嗶嘰絨、竹紗布? 這點巨大的錯誤,他不會加以指摘翻案,他的阿木林,卻是我的 勝利。

然而,這點勝利,是無關重要的,調查才關重要,生死存亡 的關鍵的重要。唉唉!「咎由自取」,現尚有何話可說,唯是 「聽天由命」罷了。

# 十、換監——拘留所

「九十八號。」

「一一六號。」

[ ····· |

又是唱名了,剛從外面小便歸來,就見一個突肚的憲兵軍官 捧著一本名簿這樣的高唱下去,聲音銳厲,像是那深夜密林裏的 梟叫。

事前沒有何樣宣佈,被唱者只叫從左邊站到右邊,我編入的「一三四番目」(番目者,號也)。也被光顧,到囚徒總數二十多名,被唱者十八名,依著號碼的次序,列成一條長蛇形,停了一停。槍決呢;釋放呢?——真是一個悶葫蘆,莫從打破。

懷疑、恐怖佔領了各人的心田,有些竟認為死期將至,不自 主地眼眶驟然緋紅,淚珠向下淌,淌到兩頰,淌到衣襟上,淌到 地板上,幾乎流成一條淚河。但有一位婦人卻很激昂地說:「我 平素什麼都不怕,怕他何為,充其量也不過是槍斃。」呵!婦 人!婦人有此義憤,婦人有此浩氣,真不愧巾幗英雄!一個國家 到了危急的時候,最忌的是大家怕死——怕死的結果,就是退 讓,投降。然而曙光在前,鞭子在後,你坐不垂堂的人們猛醒 吧!你暮氣沉沉的同胞聞之興起吧!

最後,臨行的時候,通譯員下了個警告:「出去的時候,各 人不得離開隊伍,違者槍斃。」也是莫明其妙。懷疑、恐怖依然 佔領著各人的心田。

這是夕陽掙扎著最後的殘光的時候,這也是自然界中的一切 表示了十分動亂和矛盾的時候,我們十八個囚徒好像俄國沙皇流 放革命党人到西北利亞一樣,在街上蹌踉地南行。凜冽的寒風, 像一隻冰冷的鬼手在全身刺刮,腳有些不前了。個個的形影是憔 悴的,居喪似的,襯著四周淒涼的景象,令人惘然! 到了近橫濱橋新東方劇場的門口,突令止步,放眼四顧,在 壁上發現了三個盌大字——「拘留所」。我被驚醒,方明白了, 這是換監,這是從那個活地獄轉禁到這個活地獄。

如今的囚牢,是從前的劇場,這個劇場(數年前不是叫做「新東方」),當我數年前初從南國達到此間的時候,曾經數度 蒞臨看電影。想不到,當年的樂地,今日的苦海。

跨入頭門,呈現於我們的眼前的:又是一簇憲兵在拷火,火 焰熊熊,照得「山賊海盜」的面顏湧紅,更覺兇惡猙獰。跨入二 門,便是劇場廳堂的所在。這廳堂是很高大的,滿排了三四百隻 椅子。坐就崗位後,臺上的憲兵也下來了,外面的憲兵也進來 了。個個都橫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如入無人之境似的很威風地逡 巡。昭耀的燈光,反映到刺刀上,六七把發亮的刺刀在交耀,愈 顯得森嚴、變色、可怕,真令人疑是陷入孔明的「八陣圖」。

這裏已拘留著好幾十個囚徒,加上我們的這批新來者,就突破成百的數量。他們,他們除有幾個穿洋服外,其他都是窮苦的勞動者——衣服褸褴,穢痕斑斑。就年齡說,有六十以上的老者,有十二三歲的幼者。就軀體說,有的跛腳,有的爛腳,有的爛手……。據說這都是冠以便衣隊的罪名的。

便衣隊, 便衣隊, 真所謂「無衣不便」了。

# 十一、毆辱備至

這是一個打的世界, 打是憲兵的日常要務。

打,打,打聲震盪,空氣變成了打的空氣。

這個獄地,前有一台——從前演戲的台。——面積頗廣,形如半月。憲兵們將這作為監視台,分班輪流監視,居高臨下,像老鷹般的在注視,視線不肯給與絲毫的放鬆。台的兩邊板壁,每邊憲兵都寫上兩行白字:

#### 「不要動! |

#### 「不要說話! |

這,在常人看來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但他它的辭典裏卻含著很嚴重——禁止——不可犯的意思。換言之,我們的口要噤若 寒蟬,我們的屁股要坐如寺裏的菩薩。

犯了嚴峻的鐵則,一被發覺,必像那古代暴君對蟻民一般, 罪無可赦,非打不成。打的形式很多,除棍打,拳打,腳踢外, 還有極慘的:

- (一)倒打——即把犯法者帶到臺上,將他撞倒,撞倒揪起,揪起又撞倒,如此環循著。
- (二)滾打——即把犯法者帶到臺上,將他推滾,是滾到台下的,台高三尺餘。推滾拖起,拖起又推滾,如此循環著。

但是,我們的聲帶還未破滅,我們的手足還未斷折,我們的 肺葉還在呼吸,一天中,猶其是在這沙漠般的拘留所的一天中, 怎能禁得住不動(如踱來踱去等),及不說話呢?好,你動嗎? 你說話嗎?打即隨之,多用木棍,木棍的大者,圓周竟在四英寸 以上。 冷水或半開水每天供給二三次,每次一人限喝一杯,杯小如雞蛋,多喝一杯也打(我有一次給他誤會,頭頂竟吃他一鞋 尖)。站著也打,(有一次我的臂膀吃了他一棍,痛得入骨,只 得摸摸而已)。坐不正也打,白天靠著椅沿打盹或大便紙拿多一 張也要挨打,或用鞋尖,或用木棍,或用拳頭不定。

倒打或滾打,又加以棍打、拳打、腳踢者,有的因多取一點飯,有的因到樓上取一塊火炭(乘他外出),有的因吃香煙,有的因帶火柴,有的因初來不懂「規矩」……尤其殘酷的,一次有兩個囚徒,不知在喝茶處弄了什麼,被他看見,立即帶到臺上,勒令兩人對面站著,你伸手打我的嘴巴,我伸手打你的嘴巴。互相打了好久,又將他們分開施以腳踢,棍打及倒打。

打,這樣的毆打,真是舉不勝舉。被毆打者有的外傷,有的 內傷,頭破血流,哭聲震地,縱你鐵石心腸,也會傷心,也會流 淚。

侮辱也是倭奴的慣技。有個女學生,她,她有澄瀅的眼睛, 雪白的肌膚,苗條的身材,當一被擄到「無用者」房,立即押往 樓上審訊。呵!時間真久了,六七個鐘頭後,才押回。她是垂頭 喪氣的回來,頹然坐下;此中真相,不問可知。她坐著,憲兵時 來摸她的笑窩,到和我一齊押到拘留所後,憲兵也是同樣的蠢動 著。個個無非欲攫而食之。一天早上有個獸兵從外來,鳥瞰了一 回,視線一投到她的身上,好像磁吸鐵般的走到面前,一手擎起 手槍對準著她的頸脖,一手伸去摸她的乳峰。

有一留日學生,身穿西裝,憲兵常來雙手摸他的面孔,宛如 玩弄小孩一樣。又有一囚徒,頭戴瓜皮帽,憲兵常來取下卷成種 種難看樣式,重又戴在他的頭上,忽而彎腰視之,忽而斜頭睨之,當猢猻般的戲弄。

憲兵無聊時,常威迫利誘(如棍打,如給香煙吃),令囚徒們到臺上比力,打架式的比力,或親自指揮,或擇一老成囚徒代指揮,當著「一二三」的口令叫後,兩方即行角門,至於摔倒為止。呵!他是多麼開心!幾乎笑脫了牙。更難堪的,一次有個囚徒比力之後,憲兵令他跪下兩手,作成四腳的人獸,又尾其後,形同豬公之於豬母。

還有的,但這是出自口舌:

一天來了一個通譯員,彼此的眺了一會,就大罵道:「儂動啥,儂要打嗎?」

個個穿著長衫,像只豬玀,骯骯髒髒……

洗馬桶給阿拉都不敢要。

一天來了一簇倭鬼參觀,有個和憲兵嘰哩咕嚕後,就把視線 移向我們,隨著大罵道:

「哼!你們要做便衣隊,你們要打東洋人?你支那沒有個好的,壞得很,我把你們銃殺後,又把你們的妻子、妹妹移給我做小老婆······」

又,憲兵常呼我們做「苦力」。苦力,這苦力是含著古代奴 隸的濃厚意味的。

#### 十二、饑寒交迫

小姐、公子、哥兒們以及一切沒有遭遇「變故」的人們是不懂得餓字的——決不曉得餓的難過,尤其是不曉得在監獄中繼續餓的難過。從前我也脫不了這種圈套,到這次的遇難才嘗著這種味道。的確,餓是人最難過的事情。

因為如是,所以許多奇奇怪怪的現象都隨著加多起來。

這裏也是同「無用者」房一樣,每天吃兩餐——早餐上午八時,晚餐下午四時。每餐不是派一飯團,而是派一「辨當」(係用松片包著煮熟的飯。總之,各種飯都有些薏米)。那形狀,有長方的,有四方的,極其量也不過同廣東茶樓兩個蓮蓉粽那麼多。這不能飽肚,是誰也想得到的。而且有時是隔夜的,冷冰冰嚼在嘴裏像是含著冰塊一樣,吞下肚裏像是一塊蠟片。

餓,猶其是每天下午十二時至四時的時候,那真餓了。猶其是數天后在這個時候,又因動不得動,說不得說,看沒有什麼東西看,那更難過了。餓的情形,全身像是失了元氣,手也乏力起來,足也乏力起來……真的個個「七分像鬼,三分像人」了。人們有的些像彌留時似的透出「呵呵」的哀音;有的卻很悲憤地自言自語:「你槍斃我吧!我不能這樣餓下去!」有的竟以一塊大洋向掃地者(每天掃地二三次,均由囚徒行之)。購那每天多得的兩個小飯團,也不能到手(憲兵自然不會代買東西)。有錢無處用,在這時,全可看出。錢的萬能說,在這時,也被宣佈了連根帶蒂的總破產。

派飯是非常嚴重的,每次總是六七個憲兵臺上台下目光炯炯 地監視著,嘴裏連喊著:「一人一個」的號令,木棍敲在板上也 響得屋倒牆崩。假如有人多取了一份,便要受一翻痛笞;然而因 饑餓的威逼,雖在這種酷刑之下,人們仍是作冒險的嘗試。

舊囚徒比新囚徒當然大膽些、老練些,而且也比較能忍受饑 餓的壓迫。一天下午押來兩個老太婆及一個十四歲的傭女,女人 的心腸是很脆弱的,如今驀地到了這裏,在她們心目中認為最不 祥的這裏。一面想到生命的岌岌可危, 一面看不下獄中的悽情慘 景。不覺心酸腸斷竟至哭起來了。所以當晚憲兵派給她們的飯皆 没有吃。然而她的不吃, 正是舊囚徒的歡天喜地。適值憲兵外 出,一個舊囚徒遂乘此機會腳輕手快地搶了一份過來。不料,為 憲兵所發覺,心中想:為什麼三個只剩兩個。突然虎一般的咆哮 起來,他問我們,我們大家裝聾裝啞:他問老太婆,老太婆見其 來勢甚凶,怕有意外,遂照實指那個舊囚徒說:「是他一是他一 是他! | 那個舊囚徒自知承認必受苛刑, 乃極力否認道: 「不是 我,我不知道,你不能亂說,你要認清楚! | 憲兵向之搜查,因 他早將藏到別處去了, 無所得。莫可奈何, 有個卻氣憤憤地跑了 出去,「砰」的一聲向內開了一槍。同時又提著槍急急地跑進來 對準著那個舊囚徒的胸膛。全場的空氣緊張,大家皆為之失色。 說道:

「以後,如有那個再敢搶人家的飯,或多取一飯,統殺!」

唉!以一飯的小事,竟演出此劇,我相信世界人除日本人外 是沒有第二個做得到的!

饑餓是饑餓了,寒冷也是一樣的要命。

這個時候是今年最寒冷的季節。外面曾否下雪,雖無從知。 但所感到的寒冷已在下雪以上。寒冷,尤因獄室的高大,整日的 饑餓更覺寒冷。坐著已有些不支,睡著呢?睡,也是汙濕的地 板,沒得被褥。有棉袍的則解下面鋪面蓋,沒有的只好靠在旁 邊,每夜此一堆彼一堆,簡直像那欄裏縱橫著的豬群。比街上的 乞丐還賤得千倍萬倍。

這樣,自然不足以抵抗寒威的。所以大家睡著的時候,每夜都是醒了數次,有些醒了又坐,坐罷又睡,全身像是跌入冰窖裏,使你真有忍耐不得之苦。當我醒時,曾聽到狺狺的狗吠,吠聲像哭聲,在這個悽涼寂寞的夜裏,不知它是為的什麼。有時吠聲和槍聲相和,更覺可悲可泣。獄內陰森森,死靜靜,只見啞口的椅和牆的對站著,只見大蟲般的兩個站崗兵看守著,繪出一幅慘酷的畫圖。

萬幸,十多天后,來了個工部局代表調查。在他未來的前晚,日寇為謀掩護自己的醜惡起見,乃搬來數十張草蓆及數十床 軍毯,大擺門面。這以說,我們每夜才得四人睏一張草席,兩人 蓋一床紙薄的軍發。

# 十三、大開殺界

「血流成河,屍積如山,」這是事變後北四川路一帶的寫 真。在歷史上為人們所承認最慘酷的「嘉定屠城,揚州十日,」 也不過如此。

外面的消息,於我們已是絕緣,有時只從新來囚徒口中得到 一點。一天,有個新囚徒告訴我,他有個朋友(是一個學生)住 在北四川路為東洋兵所擄,當晚一共三人解到天通庵車站槍斃, 東洋兵「拍」的一個,「拍」的一個,即推往牆後去。然而他的 朋友卻是萬幸,子彈只擦過臂膀,東洋兵也以為死了,不理而 去。這時,夜色已濃,佯死臥著,不久聽到東洋兵一車一車的把 我們同胞運來,連「拍」了百數十響,周身盡為赤血染紅,動不 敢動,冷汗像雨般地噴流。直到更深,爬到十九路軍防線,才從 死神座下奪回殘命。

當時,我聽了這段消息,毛骨不禁聳然。但是獄中的情形怎樣呢?

有個留日學生,去年罷課歸國,住在近橫濱橋某里,事前不他避,事後日人派兵前往搜查,因他會說日語,搜不到什麼,乃笑容可掬地說:「對不住!」並給他通行證到租界去。不料,一走到街外卻又說:「現在什麼地方都可以通行,用不著此證,請還我。」這是不能不聽命的。分途後,行不出五十步,守路的獸兵遂把他擄到憲兵本部去,在他身上搜得一本日記,裏面記著一些關於抗日救國的話,拘留了十多天,終於慘殺了。

- 一天黃昏的時候,有個憲兵飛快地進來,高聲把那個囚徒的 號碼唱後,立即拖了出去。情形極為特別,沒有那個不為他的生 命抱憂,據說是因帶著一隻「抗日救國」戒指。
- 一天日寇大發慈悲,放了數十個囚徒,多為他視為無用處的 囚徒,晚間有個憲兵用粉筆寫在板上告訴我們說:「今天所放的 人,槍斃了十一個。」話出賊口,足當然可靠。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凡是廣東人、學生、義勇軍、抗日會 職員及帶著抗日救國物件者,一經擄獲,尤其是在事初的十天中 擄獲的(後來好點),都是有死無生的。

殺,殺,殺雞殺鴨般的殺,赤血流染了黃浦江,哭聲震撼了 整個天地。

### 十四、野蠻大王

二千年前的秦始皇、周厲王,誰都承認他們倆是壞的:一則 衛巫監謗,一則偶語棄市。換言之,禁止言論自由。

其實他們倆這些壞處,何能追得上今日半受主人的命令半出自己的惡性的日本憲兵呢?日本憲兵之壞,非獨禁止言論自由,而且禁止任何人說話。這,一二天於我們是可以忍耐得住的,若長久下去,則由於每時每刻身受的痛苦,由於每時每刻耳聞目觸的醜行慘像所造下的心頭的忿火也必每時每刻的鬱積增加。到了這時——最高時,雖是銅牆鐵壁也擋不住,必然地瀑布般瀉地了。

「唉! 東洋鬼真野蠻! 如果開世界野蠻比賽大會,他一定獲第一的。」我開始發言,臉轉向 W 君。

「是,說得好!」W君回應著說:「開個一九三二年的吧,我相信第一名也一定是他,第二名是非洲土人,第三名是貴州苗人。」

「照我看,開這個比賽大會,如果是以洲為單位派出席代表的話,那麼,亞州的代表,無疑也當屬於彼——東洋鬼。」我又說,光景像要籌備召集的樣子。

忽然,聽得「磅」的一聲,是棍敲板的警告聲。我們的談線,頓為打斷,但不到片時,又開始了。

「大王這個名詞現代不是很流行的嗎?美洲有煤油大王、鋼鐵大王、汽車大王,歐洲有火柴大王、葡萄大王……我們亞洲呢?沒有,一個沒有。可是照現在看,東洋鬼真可以稱做野蠻大王了。」我說。

「不過,我以為像這樣的在中國無人道,心理與行動已超出 禽獸之上,不獨是亞洲的野蠻大王,簡直是世界的野蠻大王。」W 君說。

[·····]

[ ····· |

說,低著頭說,喃喃地說,微微地笑。末了,仿佛熱天沐了個浴,爽快了許多。野蠻大王呵!你能禁止我們于一時,不能禁止我們于永久。你能囚籠我們的身軀,不能囚籠我們的忿火。

火一樣的口號——「野蠻大王」提出後,由我到你,由你到彼,不數天就傳遍了整個牢獄的囚徒,將使囚徒們的腦海裏鐫下個最深刻的印痕,將使中華民族鬥爭史上驟然增添一個新的代名詞。

# 十五、獄中也體操

體操,學校裏是有的,軍營裏更不用說。獄中呢?我們翻破 各國監獄史都找不到有此記載。 然而,倭奴們什麼都會做得到,一面把我們驅入饑寒苦痛之 淵,弄得不生不死,可笑的現在卻教我們體起操來。這是我們入 獄十多天后的一個早晨,有個憲兵帶著輕蔑的神情,站在臺上這 樣「你們支那人真沒元氣!」的說了後,隨著就指手劃腳的教我 們體起操來。

於是,我們更領略了破天荒地的獄中體操的新滋味。

但是這裏的體操,不是作戰式的——固然他也不會這樣傻。 而是一種柔軟的——跑步與手足的屈伸。每天二次至三次,每次 十多分鐘,均在飯前。

體操對於手足的屈伸,在「不得動」的鐵則下,老實說,我 們確是感到一點愉快。至於跑步則不然了,大大不然了。

跑步,縱是女人,縱是龍鍾老翁,縱是黃口小兒都要一律參加,加以服裝的不齊,姿勢的多樣,真是五光十色,極盡天下之奇觀。因為人數的眾多,每次的跑都是分班,每班數十人,在繞著兩百多雙椅子的周圍跑。跑聲「磅磅」像是十九路軍的英雄們對準著倭奴們開野炮,擲手溜彈。獄屋給這種威燄的襲擊,弄得搖搖欲倒。但我們形容的枯稿,喘息的急劇,仿佛那敗北的逃兵,那抱頭鼠竄的逃兵。

跑步本與康健有很大關係的,但在這裏的跑步,他何曾是為我們的康健?當著跑的時候,尤其是早間跑的時候,饑渴交攻,憊倦異常,他——憲兵偏要我們開著最快速度的跑,臺上台下喝聲如雷的督促著,稍慢些者,則木棍頻加,或尾其後,以木棍推之鞭之,要使馭駘發揮騏驥的奔馳,弄至吐血生痛者時有所聞,大家莫不視為洪水猛獸。

然而他管你嗎?你跑了後,就算體了操,他在國際上便可以 大吹大擂說:我對獄中支那的便衣隊也注意運動。

### 十六、大炮的威脅

鼾聲繞樑,人在昏迷,夜色不久就要消滅的時候,突然炮彈就像幾百隻雷公般在屋頂上咆哮起來了。恰似起地震,玻窗開始 震動得像馬鈴聲般的發響。

大家從夢中驚醒,好像野兔在被獵犬追逐著的情景,倉皇失措地競相擁到牆邊,想藉牆邊以為掩護,你厭我,我厭你的壘著。陡然像雷公捉精般——「砰」的一聲,轟進一個炮彈了。灰塵彌漫,藥味撲鼻,個個都在恐怖的氣氛中呼吸著每分秒的生命,一種悽慘的音調從人堆裏嘘嘘地透了出來是:

「死盡! ……死盡! ……

「死在黑暗裏! ……死在黑暗裏……」

同時,憲兵熄了電燈,點起半明半滅的洋燭,荷著上了刺刀的步槍,在巡視,在不斷地吆喝:

「不要動!不要動!不要動!」

把形勢弄得更嚴重更恐怖。混亂的神經,糊塗的意志,都不讓我們從容地思考,認為這炮不是我軍的開發,而是日寇的暴行。他是脫不了這兩點作用的——不是恐嚇,就是要將我們一齊炸死。

炮聲到了天明時才停止了它的奏演。我們像從大海裏被撈起 一樣,欲哭不能,欲笑無聲。放眼四顧,碎物滿地,那邊的屋頂 已被炸得裂開了一大孔。寒天裏微弱的陽光從孔中射灌進來,像是負著什麼使命似的向我們這一群遇難者致柔和的慰問。那孔底下的一椅也已被炸得雞零狗碎,只剩下一副像骨骸一樣的鐵東西。雖說這一地點距離我們一丈多遠,得免其禍。然而,假設那彈是開花的,燃燒的,那麼,我們也只可從此結束人生的旅程,也只可從此告別了父母、兄弟、妻子以及一切親朋摯友。

不知何時,憲兵早將彈片拾去報告,所以不久,飛機師、通 譯員、拖劍的軍官就絡繹而來,眼光忽上忽下,在視察,在憑 弔。從他的種種舉動中,大家才瞭解這炮確是我軍轟進來,認為 是獸兵的巢穴而轟進來的。

然而,哪里是獸兵的巢穴?我們除神通十九路軍的將士們 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於是,自此後,我們每夜又怕起我軍的大炮了,每晚當著睡覺的命令一下,大家莫不爭先恐後作比較安全地帶(牆邊)的搶奪。過得畫來,又過不得夜;前後有陷阱,左右又有虎狼,雙重的恐怖在壓迫我們,我們拼命的掙扎著,真是寫不盡的危險,吟不出的悲哀。

數天后的一個黃昏,突然大炮又如前咆哮起來了。憲兵即刻發出「退卻」的命令,即叫我們退到後邊,因為後邊的頭頂隔著一層很厚的水泥天花板,比較安全。大家坐定良久,陡然又像雷公捉精般——「砰」的一聲,一個炮彈轟穿側面的壞牆,重演前日的舊戲。這時,我們這班囚徒,信仰耶穌的,默默地祈望上帝救我了。信仰菩薩的,默默地祈望菩薩救我了。信仰關公的,也默默地祈望關公救我了,以至信仰家中的神主牌的,祈望神主牌

救我了。一種「哎喲」和「啊唷」的悽音,像是垂斃的羔羊的呻吟,又像受傷的孤雁的哀鳴,幾令人不忍卒聽。

同時,憲兵也被嚇得面無人色,捲入慌張的旋渦。住在隔壁的東洋女人,小孩子突像波浪一樣的滾過來,個個都像失魂似的尿屎俱流。我想,禍也不單行了。如果死,無情的炮彈是不會分彼此,天地也許開頑笑地造出仇讐同一穴吧!

#### 十七、「家變更」

「此處危險,家變更。|

這是大炮轟在側面壞牆的第二晚上一個憲兵秉燭攢入我們的 睡處,用粉筆麥克麥克地寫在壁上的通知語。當時不懂日文的囚 徒們見句中夾有「家」的一字,忽而神經過敏,以為是將我們送 回家去。然而那裏有這樣「寫意」,他們怕大炮的殃及,另遷房 子而已。

隨著嘰哩咕嚕了幾句,我們四十多個囚徒,在他們的指揮下,有的托席,有的托毯,虹一般離開了拘留所,像一條黑鍊似的迤邐而蹌踉地向北行,吾鄉的土匪擄著財主,探得官兵今夜到這處圍剿,他即把人送到那處,明夜到那處圍剿,他又把人送到另處,人如機械,整日顛連遷徒,當時我不禁起了這樣的聯想。

另遷,是遷到那裏呢?——日本小學校,即日本小學校前座 洋房的四樓,四樓的這一房,系從前播撒麻醉劑的軍國教育的講 堂。枱椅不知何時已移淨盡,但壁上還依舊掛著一塊長大黑板, 懸著幾幅墨寶,及兩幅農村景的立體畫,這畫多麼光彩奪目,誠 我從來所未見的珍品。房的左邊,已有先在囚徒數十人,有五個 人像石狗般跪著,臂上貼上一小塊「便衣隊」的白徽,似乎他們 的罪狀較為重大些。我們四十多人坐在右邊,像刺蝟般的坐在右 邊的兩張長形草席,逼得要死,臥是無從。中間劃一鴻溝,新舊 不准相混,偶不經意地舉腳過來,木棍就在他的背脊跳舞了。

窗高而大。仰頭探望,那邊的高樓大廈已在延燒,項羽的焚 阿房啦,太平天國的燒金陵啦,突掠過了我的腦膜。烏煙洶湧, 灰片像蝴蝶般飛來和窗門深深地接了個吻,忽然又他往。血般的 火焰在蒸騰,直達雲漢,大地變成火坑,天空染得一片桃紅。遠 近的景物,從清楚到糊糢,從莊嚴到玲瓏,從靜止到活動,從巨 大到細小,都參差不齊地在火光下排列在我的眼前。

坐下不多時,炮聲越響越近,越響越密,如狂濤倒海,似暴風拔山,弄得憲兵臉呈死色,急忙地熄滅了電燈,想糊糢了敵軍的炮標,忽然天崩地裂般——「砰砰」的兩聲轟中樓腰,彈與壁碰出十餘道刺目的火花,火藥味像水銀注地般猛湧進來,全樓起了一陣大動搖,我們的纖維幾被炸裂,生命的泉源幾乎停止奔流唉!「此處危險」,而此處更危險,不幸人偏偏到處都遇礁,真是一個難解的啞謎。

大小便是不可抑制的自然的排泄物,這是誰也知道的,但在這裏卻是不然,比在那個監裏更受拘束,更不近情,竟限制每個囚徒每天只得大便一次,小便二次,每次均分為五五個一隊,由荷槍實彈的憲兵押去。憲兵在大小便處又持起竹竿,見動作稍遲些者,即行催促,不稍寬貸,所以我在這一夜的昧旦,就發現了此怪像:有許多囚徒亟想出去大小便,方動數步,都給那守在門口的憲兵大腳踢回,大棍擊退,逼得鬧出笑話。

一夜沒睡,如坐針毯。早上平靜無事,我們又被押回拘留所來。

#### 十八、一個英勇的囚徒

灰色的雲層,好像戰地的沙包,東一堆、西也一堆地凝結在 天空。寒天裏的旭日從空隙處射出一道淡黃的光芒,忽而又迅速 地縮進雲裏去,像是不忍看我們這一群悲慘的羔羊。有些屋脊, 給炮彈開了天窗,隱露著戰神的面目。載著強者的汽車絡繹地南 奔北馳。發著機槍的機器腳踏車不斷地掠過我們的身邊,唉!昔 日號稱神秘之街,今日變成豺狼虎豹跳躍之場。

踏進拘留所後,大家坐就原位,憲兵開了電燈,將名一點,事出意外,那邊的一行竟空了一位,即少了一個,千呼萬喚不見回,哈哈!難道是逃了嗎?但他怎樣逃去了呢?連我們也莫明其妙,因為回來是蹌踉著回來,所行的路又是羊腸小徑,到門口時也不過停了一停。憲兵問我們,毫無頭緒,不禁慌張起來,屋前屋後,樓上樓下,大洞小洞,尋了許久,連足印都辨不出一個,嚇得耳紅面赤,目瞪口呆,囚徒逃是逃了,他們對於皇室,對於軍閥總算失職了。

逃了的這個囚徒,究竟他是怎樣的人呢?——在四馬路做小工。然而我不是他的朋友,從何曉得?事情是這樣的:當著那天 釋放囚徒的時候,我曾聽見他涕泣交零地對通譯員哀求:

「先生! 我是在四馬路做小工的,放我出去!」

「你做小工同我有什麼關係呢!」

多麼難堪的一個回答。也許這就是他日後逃跑的張本罷!

在四馬路做小工的人,其苦可知。所以他衣服的褸褴與骯髒也是囚徒中找不到第二個。做小工的人,頓頓都是吃十盌八盌的,在這裏所得的不過一盌;做小工的人,時時在動的,在這裏卻不得一動,然而又禁不住不動,因之他挨打的次數,也算位列前茅。他想,我是做工換飯吃的人,與世無關。巡捕捉人都要理由,如今你東洋兵見人便殺,見人便捉,捉到的人,像我這樣的人,備受虐待,偌久也不放,定是免不掉槍斃,然如其坐而待斃,孰若逃而求生于萬一,終於決定逃了。在惡魔地槍刀交織成的鐵絲網下逃了。

高揭反抗的旗幟, 掙斷牢獄的鐵鏈, 這樣的英勇, 這樣的偉大, 千秋萬載後都令人驚歎不已。

#### 十九、日本的國恥

每天由六時至七時的日間即為專坐,由七時至六時的夜間即 為專臥。造成定型的生活,像是在那沙漠茫茫的大戈壁之邊作 夢,自然愈過愈覺得痛苦了。為對於此痛苦投下些調解之劑,說 既不能,動又不得,在千思萬想中,說來也可笑,打開了一條偷 取大便紙的出路。

一個很長期間的大便紙都是同樣的日文戲劇說明單,於我感不到任何趣味。只見滿紙排斥中國人,挑撥觀者對中國人的仇視。後來卻很好了:有日文雜誌,有中文《小說月報》、《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於我如獲至寶,每天藉為大便用或乘憲兵外出,都往偷取十多頁,每頁反復細看,戀戀不捨。我想:我平時閱書總是走馬看花似的,如今倘得一書在此閱,那必很精細很周到了。老實說,我們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情形很隔膜,自然對於日

本的國恥也更少知道,當時我在日文雜誌的《海傑獅子吼》一文曾有這樣的發現:

「文化三年九月,俄羅斯的商船『友我拿號』來襲樺太南部 的日本領土,破壞領主松前氏所經營的漁業場,擄捕了四個番 人,燒毀了建築物,掠奪了財物,就向俄領卡毋其雅卡地方揚長 而去。」

這是日本的一次國恥。

「次年四月,除『友我拿號』外,還加一隻『阿火斯號』來 襲日領之擇捉島,焚燒幕府所經營的漁場,追趕守備兵,擄捕了 武士番人及其他六人。繼續侵入宗穀海峽,燒打官船,海上陸上 皆被掠奪,又向卞毋其雅卡地方揚長而去。」

這是日本的二次國恥。

自然俄國不止給她這些國恥,尤其是沙皇造成橫斷歐亞大陸 的西北利亞鐵路後,對她所恃以自雄的北進政策,大受打擊,朝 野騷然,於是日俄戰爭爆發了。興安嶺下,鴨綠江中,日本毅然 以十萬男兒斷送其間,打敗了俄國,成功了轟動全世界黃人第一 次打敗白人的偉績,她的國恥是雪去了。但是我們的呢?尤其是 她給我們的呢?尤其是她「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 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政策如火如荼般的在節節進行著呢? 一想及此,真令人起了無限的悲憤。

# 二十、病魔與蝨子

由於憲兵之萬般的虐待, 監獄是變成病院了。

我們初到這裏時,已看這一生病囚徒躺在地板上。大雪紛飛,沒有被蓋,只是枕著手,彎著腰,曲著腳,卷成一團在呻吟。憲兵非獨不理,而且時而以手槍恐嚇。這樣他的病唯有越弄越重了。吃也不得,手足腫脹。大小便都要人扶,那情狀極為淒慘。最後,一天的黃昏,突然「啊唷」了一聲,轉身仰臥,沉重地舉起枯枝般的冰手指著臺上的憲兵,力竭聲嘶,仿佛戰馬般的狂叫:「我死囉,你這禽獸呵;你……」。

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翁,他是和我們一齊押到這裏來的。他 血氣的虛弱,身軀的枯瘦,行起路來,東顛西倒,已弱不勝風。 所以到了這裏不數天,就害病了。據說,他的病是神經病,不時 胡說亂道,忽而上海話,忽而廣東話,忽而英吉利話,引起我們 的哈笑,打破了牢獄的沉寂。

然而這又不免犯法受刑了,單就那夜說,竟給憲兵打過三次,每次撲撲的聲音,如大雨驟至,似萬馬奔騰,把我從夢中驚醒,仿佛已到死城。

約二十天后,病者頻頻。此一條,彼一條,交錯縱橫於地板 上,呻吟之聲,繚繞了整個牢獄。

還能坐著的,腳也麻木了。咳嗽不止,吐著濃黑的粘痰,臉 上不見一點血色,我想:不出半月,包定個個帶上肺癆。

隨著病魔的恐怖,就是蝨子的倡狂。

沒衣換,沒水浴,加以睡的汙濕地板,在種種不衛生的條件下,於是蚤子便在各人的衣縫裏依著幾何級數的增加起來。一天氣候稍暖,獄中的寒氣給太陽趕散了許多,有些囚徒就解下內衣

找虱。「畢畢」的殺死。我也仿樣,試解下一看,啊呀!全衣變成虱的世界了。連獲了百數十隻。這總明白,晝夜身上的發癢, 疑為生了什麼怪病,其實都是這班朋友作崇。

内衣是不敢要了。

### 二十一、前狼後虎

時間之輪轉得真快,今天已是二月三十日了。自大戰爆發以來,不是三十多天了嗎,我想,我軍的武器比不上日軍的武器,我軍的訓練比不上日軍的訓練,為什麼還能抵抗這樣久?十天前認識了一個新囚徒,他告訴我我軍的進展,大刀隊的神勇,在江灣、吳淞一帶曾殺敵萬餘。哈哈!難道這又是一幕馮子材在諒山打法軍的壯劇嗎?又,昨天 T 君掃地偷來一張《上海每日新聞》,裏面有一段說:「拘留所的便衣隊,俟和平解決後,方釋放。」然而何時才能和平解決呢?當晚問憲兵班長(他屢和我們交換談話。)他不是很滑稽地答:「視中國人民有否誠意」嗎?這些問題都如潮湧一樣的湧上心來,真不知何時能恢復自由,重見「青天白日」。

三十多天的後一段六七天中,憲兵在蹂躪之餘,常用粉筆和 我們說話。一次曾提出「中國人應與日本人聯合打美國。」在仇 人的面前,尚作此說,足見對美國的仇恨了。本來日、美的互相 仇恨,不亞於德、法的互相仇恨,個個都想作太平洋的霸主。對 中國:一則要利益獨佔,一則主張「門戶開放」、「機會均 等」。數十年來,無日不在明爭暗鬥中,遲早是不免于一戰的。 到那時我相信中國人總不這樣傻——同你倭鬼聯合。 太陽懸在天空的中央,忽然來了一群新的憲兵。舊的告訴我們說,他們今天即調回兵艦去呵!魔王從此離開我們了,多麼欣幸!同時卻生了一種希望,希望新來的給我們減一些痛苦。舊憲兵的八人中,有一個特別留著兩匹「國鬚」,臉色青黑,儘是橫肉,凝集著天地間的惡氣,粗大的雙手,真有點令人可怕,至今還在我腦中顯躍著。他們臨去的時候(留下一個),有些裝起假面具,跑過來和一些囚徒握手,或向大家點頭說「骨拜」(Goodby)。極天下的大滑稽,我心中想:「倘若再骨一次拜,我們也沒命了。」

因為對於新來的憲兵抱著一種希望,於是新的一舉一動都為 我們所注意。大概這都是從田間征來的吧,打起人來總是帶著忸 忸怩怩的樣子,或慢慢地輕輕地如慈母于孩子,令人幾乎笑脫門 牙。本來他們也不懂得「倒打」與「滾打」的,適值當晚一個囚 徒多取了一份飯,為留下的那一舊憲兵所發覺,立即施行倒打, 教給新來的憲兵一個打法。

新兵在舊兵暗示教訓下,不兩天個個都學惡了。打的方面雖 非舊兵那樣瘋狂,然監視的森嚴卻是舊兵望塵莫及。於是我們更 覺束縛,痛苦非獨不能減少,而且按時增多。

唉!「前狼後虎」,東洋兵是沒有一個好的,我們只祈願大 疫把他們閃一下通統掃滅。

# 二十二、倭奴的詭譎

這是日帝國主義一幕詭譎奸詐的醜劇,用以遮掩自己的罪惡于第三者面前的醜劇。

三月三日的日漸高時,有幾隻像黃牛般的憲兵軍官跳了進來,開始即吩咐憲兵逐一把樓上樓下的窗門打開,於是獄內的光線、空氣,頓覺清鮮,由黑暗變為明亮,由污濁變為清新。垃圾 簍也搬往別處,地板也重掃了一回,我們偶有一些紙屑丟在地上,憲兵也卑躬屈膝地親自拾個乾淨。一切佈置成功了,又先派 我們每個囚徒一大塊餅乾,當作早晨的點心。

俄頃,又來幾個通譯員,及兩個手提醫藥的白衣軍醫。軍醫在臺上設起診病處,把前天擴來我方兵士二十餘人的一部帶傷者(很奇怪的,有一兵懂日語,且很流利,憲兵常和他敍談,並替我們翻譯)。通予醫治,並給他們換上新的黑色棉袍教他們坐在臺上的一角。

偶然一隻像野貓般的通譯員站在臺上高聲宣佈:

「······你們不論那個有病都可以上來醫。不論重輕病都可以上來醫······」

他好像怕我們躊躇或聽不清楚,重複說了數次——面現笑容,語氣柔和。有些拒絕,有些隨聲而往,一時像蝗群般站滿了一台。

這,這一切都是打破拘留所的新記錄。撥動大家驚訝的心弦。我想:為什麼失了良心的強盜,如今竟然這樣慈善起來,難道是覺悟了麼?難道為正義所征服了麼?正在找求答案的時候, 陡然六個碧眼鉤鼻的白人像天使般地翩然降臨,我才明白,這是 日寂的詭計,這是日寂「假慈悲」的做作。

憲兵向他們致敬禮,極顯武士的莊嚴。

這些白人,除兩女外,據說:有的是英國領事,有的是法國領事,有的是美國領事,特別一個是天主堂的教士——很明顯的標白他的服裝。不知為的參觀呢?為的調查?或……。兩方通站臺上,實行嘰哩咕嚕起來,用的英語,從而更看穿日人的英語是世界上再蹩腳沒有的了。好比國聯會場上各國代表均直接說英語,而芳澤特別要人翻譯。

白人有的手持筆記部,張目四顧,注意我們,注意周圍,對於這號為「文明」人惠賜我們的痛苦,在我們的肉體上精神上或許看出一些,但整個的——縱的方面,橫的方面的詳細情形及剛才的騙術,那裏會知道。我們雖想向他們作些暴露,但倭奴們眼刺刺地監視著,又那裏容你安然這樣的進行。沉默著罷,還是沉默著罷。

白人對於這黃人,被踐踏著的黃人,目擊心傷,大施恩義, 去的時候,曾送好幾大包美麗香煙,當場即命吸食,憲兵不敢阻 止,又送各一張兩分郵票的明信片以為寫信回家報告平安。我的 家鄉遼遠,卻將它寫給住在本埠一位 S 先生。在不自由的地獄, 自然不能作自由的說話。內容只得:

「我來在近橫濱橋新東方劇場已廿天了。

待遇××,身似火焚,務希速速營救。」

幾個鐘頭中,獄內的情形好像黃河劃了界線一樣,白人剛跨出門外,突然就恢復了從前的狀態:窗門關起了,吃煙的人也被打了,垃圾簍也搬回了,據後我出獄的朋友說:從此也永遠永遠地不見軍醫的光臨了。

### 二十三、脫了牢籠

那是三月三日,當著夜之神剛伸張他灰黑色的羽衣遮蓋了萬物的時候,陡然進來拏著名簿的憲兵軍官和一個通譯員登了台,便叫坐在右邊的囚徒集中左邊,以資鑒別,那樣子形似乎開演縱囚的序幕,於是我的心旌忐忑、激動、緊張,渴望著福音的來臨。

開始唱名了,當然從頭唱起,即從號數最低的唱起,被唱者走到台邊,問了姓名、年歲及職業,便指教他坐到右邊去。按著次序,這時本是該到我們。然而卻唱到二百號去了。唉!這是什麼事情!使我失望,使我不安,心跳得像驚弓之鳥,全身突然沉重起來,像是千萬斤的巨石壓著。然而且慢,詭譎多端的他們,常是故意搗鬼的,也許唱回頭,唱回頭,唱回頭,我們又是怎樣的在祈禱聽著呢!揣測不錯,畢竟唱回頭了。T君「一三二番目」,W君「一三三番目」,自然先唱,方到我的「一三四番目」,結果T君得坐右邊,W君則否,折回崗位,心中何等難堪(因他直說籍屬廣東,欲中廣東人十餘,當晚沒有一個得坐右邊)。我呢?卻同T君一樣,好像注射了一下定心針、嗎啡針。

二百零囚徒(號數已在五百以上,中間曾釋放了許多及慘殺了一些)。結果被唱而得坐右邊者九十六人(L 君也在內, K 君年幼前已釋放)。憲兵軍官及通譯員去後,憲兵又對我們這右邊囚徒說:「你們明天釋放。」我心更安,專在憧憬自由之神的到臨。睡時我想什麼痛苦都受盡了,不幸的命運也算過去了。未來,未來新的生命、新的幸福、新的甜蜜和愉快應在未來。至於倭奴們這樣的野蠻,這樣的殘暴,世界如為他所征服,人類簡直

要絕滅,宇宙簡直要沉淪。我出去時雖以一介書生,不諳軍旅,未能即時披著征衣上戰場,拼個死活,但也得振起筆桿子把他的罪惡宣佈出來。

三月四日來了。早間拍照,一張在獄中拍的,一切囚徒均在內。一張在獄外拍的,單獨是擄來我軍的敗兵。但每張都有憲兵、軍官、通譯員很威嚴地站在前後左右。這,大概為將來陳列於「戰利品展覽會」中,顯示威武用的。

正午的時候,還沒有放,我們忽然又陷入焦急的火坑。直到 吃了晚飯,才來一位同胞及兩個倭鬼。這位同胞,看他的圖形證 章知道是「上海戰區臨時救濟會」總隊長吳君,帶著慈悲的神 情,站在我們的面前,洪鐘般的說道:

「我們經過了許久的交涉,才辦妥你們這件事……

凡坐在這邊的人(右邊),經了這位日本領事,這位日本陸 軍當局調查過,認為沒有罪,現在可以放出去。

凡坐在那邊的人,據說:還要調查,認為沒罪才能釋放······。

凡今天放出去的,通要跟我回到大世界附近的仁濟堂,路中不可亂跑······」

我們像獲了王位一樣,多麼幸喜!大家不禁手舞足蹈起來, 歡呼拍掌起來。有些當吳君當做如來、釋迦,像拜神般的拜將起來。說不出的感激,表不出的愛戴,吳君便在我們的腦海中留下 一個永遠不磨滅的印象。 隨著吳君點了名,我們報了數,九十六人像軍隊出發般的別 了拘留所。拘留所!可愛的拘留所,再會吧!再會吧!

灰淡的暮色籠罩著大地,我們重踏上北四川路的路上。由四個憲兵保護著向南行。沿路所見的:三五成群的木屐兒,巡禮憑弔的西洋人每個都用著驚訝的眼光注視我們。邢家橋路一帶,頹垣殘壁,已成瓦礫之場。昔日銀色之夢的奧迪安戲院,只剩焦黑的外殼,顯著火葬的餘痕。到處的屋身玻璃壁,彈痕班班,變成蜂窠。公益坊口成群結隊的雀鳥在歌唱,在跳舞,占替了人的位置,一顆被蹂躪了的心,真有些不勝這般沉痛的刺激了。

風在悲鳴,水在鳴咽。四川路橋的兩邊站滿了人群,像是歡迎我似的。憲兵到此便走開了。於是,我們正式恢復了自由,從 死的世界回到生的世界,從黑暗的地獄回到光明的天堂。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時綿綿無絕期。|

一九三二, 五, 廿八, 完稿。

"兵學是戰鬥的學術,繫乎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舉國皆 兵」、「文武合一」,正是立國強國的基礎。"

一李浴日《兵學隨筆》自序 1952 年